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十二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九　明儒四中

忠文方正學先生孝孺中

遺書

大易枝辭　按與鄭先生書云竊謂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意使人不惑繫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据年譜云成於洪武辛未先生年三十五經義考云佚按他書載有周易考次易乃

禮宗之誤故經義考不載

周禮考次目錄一卷　經義考云存有自序年譜云成於洪武己巳先生年三十三見明史

藝文志

周禮辨正 年譜云成於洪武辛酉先生年二十五按本集卷四有周官二首周禮辨疑四首蓋卽此書也

春秋諸君子贊一卷 經義考云存有自序按載本集卷十九經義考云又有畢命論一篇見本集卷四

孝經誡俗一卷 見明史藝文志經義考云佚

幼儀雜箴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小學類又廣說郛載宗儀一卷今俱見本集卷一

武王戒書註十卷 經義考云未見有自序千頃堂書目入儒家類

帝王基命錄 千頃堂書目入正史類今佚年譜云洪武乙亥成先生年三十九

遜事顛末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別史類今佚

宋史要言 千頃堂書目入史學類今佚年譜云洪武庚午成先生年三十四

文統按答王秀才書云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年譜云洪武辛未成今佚又有雜誠一卷見本集卷一宏治辛酉蜀人鄒昝摘出別行見四庫全書總目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明史藝文志云黃孔昭謝鐸同輯按寧海知縣郭紳刊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附錄外紀二卷見千頃堂書目按正德中台州知府顧璘重刊刪爲二十四卷嘉靖辛酉台州知府王可大重校刊加附錄一卷萬厤壬子南京官刻本上元姚履旋編外紀二卷附焉

周禮考次目錄序　遜志齋集十二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厯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姦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

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
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鄰而尊上此尤戰國諸
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
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
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
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
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
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
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
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
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

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葢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閒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嘗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

準考六卿之屬吏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人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裘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七十存者八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爲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

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山虞澤虞川衡林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貨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珍異也故自司

焉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
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蠱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
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
攻木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
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
而亦不必以六十為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
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
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
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
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
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

名而不爲哉

棻按宋俞廷椿有周禮復古編一卷割裂五官以足冬官之數論者譏其變亂古經先生此書視俞氏爲尤甚殆未善也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徵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

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乎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葢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

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累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債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閒庶幾知尙

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三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
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
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
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
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
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
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
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
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葢先祖有以啟之於前創業之
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
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

唐宋是也俱無爲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亦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讀基命錄　蜀獻王椿撰　遜志齋外紀上

武王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方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雖處江海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皆笑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書累萬言所言皆歸仁爲君觀此

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覲此書有術能致君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撫卷再三歎良可媿典墳按方原作宋誤

王稌與童景庸書稌字叔豐仲縉先生紳之子 遜志齋外紀上

王稌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晉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德原作使誤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侯動履迪吉賢

伯仲均紱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
仲仁家童冠呶呶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
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修而業廣文雄而名
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儆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脈之
遺僅有浦江鄭義門長史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
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
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
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
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臾僕抵貴郡會賢伯仲
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
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推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

未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閒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溫詢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屬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不宜稌再拜

棻按 四庫全書總目謂門人王稌藏其遺稾即據此書也

跋方先生學箴　王紳仲縉撰　遜志齋集本附錄

昔昌黎韓子以高才碩學服當世人謂其抗顏爲人師學者知仰之如黎山北斗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省察自脩之心無乎而不在也觀乎五箴之訟己惡其所以自治者盛矣千載之下讀之者亦知所砥礪焉信乎君子之立言之有益於人也天台正學方先生蚤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卽呼之爲小韓子迄今年旣壯而德愈凝固其爲言益宏粹嘗著學箴九首其明體適用之功成己成物之志於斯爲至其視韓子五箴復何媿焉威州文學黃永高氏先生同郡士也質稟溫良有志於學間求言於先生以爲勖遂書九箴以畀之永高復請紳識

其下方紳謂先生之言盡矣使紳有言可出其右哉雖然士之爲學不患無所聞患乎有聞而不能行惟能行之邇言諺語皆切於吾用苟不能行雖典謨訓誥皆空文也今先生顧以斯箴遺永高其望之者有在矣其亦視夫永高力行何如哉

遜志齋集序

臨海林右公輔撰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

人雖有强梗自撓亦安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脩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埽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憣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閒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

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哉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恭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與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

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眞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

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又

義烏王紳仲縉撰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為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强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葢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

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

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不自（元作自不疑誤）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與有（原作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稾之首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棻按已上二篇皆遜志齋集原序非今本也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廷節撰　號日溪　景泰庚午舉人靖江教諭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大（或作木誤）星墮於其所雙瞳烱烱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宋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公深驚歎之以爲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一本作寧）坐累先生數請以

身代獲原泊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王圭一作獨秀於
玉葉中尋用交薦入都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閒所為
惟先生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珏於圭或作至誤璧晚路碕
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藃灼耳目也噫
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澌蕩慘於無遺
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
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儁永乎道德之
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緗
儲㧾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掇乎爐燼之餘所謂存什一
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彥得姑蘇
編脩陳公之所傳錄按侯卿字邦彥號抑菴天順歲貢陳編脩名鑑見臨海志卓行傳

與夫博采士夫聞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二或作三）吾鄉之士肆畏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裒采洪竊惟春陽己舒江漢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尙恨孤陋寡僻乏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抓宥正又當刿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繇而不少爲輕重者特爲吾鄉鼐羊之討云爾苟居隱埜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閈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社

嘉業堂刊

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闖聖藩矣或者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緣輻湊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飾厥雅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同郡晚生日溪趙洪謹識

棻按此爲遜志齋集第一刻詩文僅二百六十七篇未全之本也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黄巖謝鐸鳴治撰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佰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黄君孔昭類圳

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粹焉旣又從椰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益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爲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

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爲先生計也爲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卽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葢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卽魏潔奴）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葢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錄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晚生黃巖謝鐸謹識

又

黃巖黃孔昭世顯撰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

然先生之學己不媿存殁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顗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夏五月朔日後學太平黃孔昭

謹識

棨按此爲遜志齋集弟二刻爲卷凡四十最多之本也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弼字汝弼華亭人　嘉靖本附錄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聲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稾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

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嗚呼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嗚呼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南安府知府後學華亭張弼拜手謹書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願悲楚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几以存君臣之義爲天

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昭代深矣雖報卹㒒然而
遺文盛流斯固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
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黄公孔昭益廣搜之得若干
卷刻諸寧海木今漫矣乃會 下闕

棨按正德庚辰顧尚書璘守台重刻遜志齋集刪併
爲二十四卷疑即此本也是爲弟三刻

重刻遜志齋集序 吳郡范惟一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歎于其
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
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
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

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曁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
下此猶嘗著一書摭所藴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
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
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
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
間而遠讀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
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
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
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
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
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繫於世而垂教無窮矣

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新造赤城見諸山邐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凜凜不可犯而顥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實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為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詆其性術大抵彊執附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為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浙守王君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敘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

敘刻遜志齋集　南昌唐堯臣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蚑蛃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賛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敘所横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孔毅故膚圖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懌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閒動之而下臨深而不疑障防則淸歷遂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萃物成天能

人槩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擷頹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爲用復贅其詞第爲贊斯文者付屬之曰請志之須與膂壞俱敝爲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敘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裏操履經略實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澌盡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肆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

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實公分地也屬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司大校梓而敘之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來土根嶷遂挾輿清淑之氣已萃於臥龍諸山而桐柏盤礡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瀨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産有異才也固宜先生自童稚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周公之志

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絕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醕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敘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重刊遜志齋集凡例　嘉靖本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黃巖黃文毅公徧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集中諸論舊多遺闕近時王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梓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玉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僉

華樓公孫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
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
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
惟云未有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
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蔣伯尊字說蔣氏與瓜辨姻前峰樵叟送李元充等
序俟齋梅所錄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關王廟碑樓
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關王廟碑又載寧海志及三先
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送李參政王文炳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神道

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史公作字則質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遊峨嵋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嵋篇又載四川志皆補入

一遜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中山晨望及閒居詩舊傳民閒併見吳趙錢氏家乘謝文肅公皆有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恬恬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黃文獻公集內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乃先生友人鄭柏門人王徐也決知非先生筆故去之與木棉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𨷂谷作而郡本去之

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删去又如聚咎閔知靜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俟知者

一附録原止録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今以傳狀祠記及弔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也若愚菴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焉

菉按此爲弟四刻乃參蜀本邑本郡本而酌取之後人重刊皆据此爲定本惟附録間有增删耳

又按萬厤壬子中丞嘉善丁賓鴻臚歸安錢士完論德餘姚孫如游復梓於南京是爲弟五刻上元姚履旋編外紀二卷

又按正德郡本有顧璘序嘉靖郡本尙有徐階序萬厤江南本有孫如游序今皆未見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山陰劉宗周起東

方先生死事距今二百四十年而凜凜生氣薄日月震乾坤愈傳愈遠遂當前無千古後無萬古則論世之外尤恃有先生之遺言在也遜志齋集若干卷已盛行於海內之日久獨吾浙寧海爲先生闕里向無專刻生於其里與宦於其里者不無杞宋無徵之歎抑亦後人之

責與乃者盱江張君來令寧海下車首謁先生祠宇慨焉仰止至欲讀其遺文缺如也因謀之所知姚江盧生演正從雲間方裔搜得善本郎以遺令君乃亟付之梓梓成遂因生請序於余余不敏竊嘗一再讀先生之書矣先生以閒出之資上下千古發爲文章如昔人所謂周情孔思日光玉潔者庶幾近之蓋昭代之業未有尊於先生者也而先生非徒文而已余將因是以窺先生之學先是先生教授蜀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因表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後人遂稱正學先生何居乎先生之學之正也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七篇崇好辯之譏而一時無父無君之道息且曰我亦欲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云蓋學術之邪正而人心之邪正卽係之世道之隆汙恆必繇之此古之聖賢所以悲憫當世洞覩萬古甘以身冒天下之疑至犯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弗顧也孔孟既歿禍亂相尋者千有餘載而有宋諸賢始起而掇葺微言紹厥墜緒然身遭中廢（按此四字疑以觸諱擬改）皇綱未張淩夷至於勝國而天下之亂極矣天乃篤我高皇帝誕起中夏撥亂世反之正先生遂應運而生以進附於見知之列有不偶然者先生自少以古聖賢自期既而出自宋潛溪之門頗得淵源考亭上遡洙泗其著述之大有周禮辨正大易考次枝詞（紫按當作周禮考次辨正大易枝詞）及武王戒書註等皆佚不傳傳者獨賴

此編自箴銘雜識以往錄其言考其所學想見其踐履之密操持之固願力之宏與經術經世之富有而先生之於道已𢜫然升堂而啟室矣其處也非孔孟不師其出也非伊周不任世以爲程朱復出眞程朱復出也故曰正學也乃先生抱此耿耿方將次第見之行事而不幸處鼎革之會按鼎革當作革除遂靖一死於嗣君報兩朝之知遇至轟轟以十族殉創古今未有之局無乃忠而過者與易曰大者過也又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先生有焉允矣其爲正學也天地以貞觀日月以貞明聖人效天下之動以貞夫一皆正之爲也皇王而降世道亦多故矣聖人以其貞夫一者效天下之

動而不窮則雖君相師儒遞更其任窮通顯晦各適其時而其學之為大居正一也此固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與是春秋有孔氏而教在萬世匹夫可以擅天子昭代有先生而孔孟之教益尊於今日十族乃以光一死其道同其學一也然則遜志一編卓然系斯文之統傳之無窮亦何疑乎亦何疑乎令君之言曰今天下外夷內寇誰為管夷吾者臣子之報薄矣安得起先生于九原而風厲之為是有劂剞之役遂以先生還寧海而盧生復為先生創年譜令君序而傳之益開當年生面自此世有讀先生之書者孰非人臣孰非人子有為者如是先生其真至今不死與則令君此舉

所係風教之重當何如哉豈惟吾浙是私盧生志士也從余問學有日克襄此舉皆可書也令君諱紹謙字道益盧生演字文言時龍飛崇禎歲在壬午春三月吉旦

後學山陰劉宗周撰

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上虞倪元璐玉汝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爲文章者也文章之力貫道道立致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皆不能爲之聖賢盡性于忠孝必立命于文章聖賢不懼不得爲忠臣孝子懼不得爲文人仲尼畏匡危急倉卒自喜無憾以文在茲仲尼曰匡人其如予何非謂匡人不能死之以爲己幸得爲文人雖其已死安得死乎我

明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爲是離騷正氣詞之所不及者是則猶爲不知先生耳於是盱江張侯躬被道德以禮樂治寧海率莅先生之土得大聚其文于雲屑金之石之以弦詞一邑其意以爲節義易正文章難精一日慷慨求畢其義以爲是文士所不能不知其數十年之學積精抗材以忠事其文章者壯夫嘗之有失其力耳先生之言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是故先生之文有本而多合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儁周贍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文皇帝聖作欽明斷謂非先生文不可詔天

下顧當此時何容可得苟不得之何容不怒先生以一言沈十族不悔文皇帝以一言怒族先生亦不悔葢皆以甚重其文章之故先生是以曰正學文皇帝是以謂之文也時龍飛崇禎壬午季秋吉旦始寧後學倪元璐撰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華亭陳子龍臥子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孔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末學文離叢於虛慢因中行狂狷之說而以殺身成仁者謂之狂狷于是矯僞之徒矩行規步委蛇滑稽襲恭儉厚重之貌以自託於無死法當平夷之運世每號之中行一旦市朝改易勢去事移至於賣國者有之孔光華歆之流是也夫所謂中行狂狷者論於理義之閒或

至當或少有出入耳死未必非中行而不死未必非狂狷記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豈非儒者之正軌哉周公惟知有王室而流言不避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周公有焉孔子欲誅亂臣賊子而知罪是聽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孔子有焉假令周公孔子不幸而死何遽不爲周公不爲孔子哉俗儒不察每每偷中庸而誣節義此世道之所以日卑也有宋諸儒復明聖道繼鄒魯之微緒明興有宋潛溪氏方正學先生出於其門而益大之以立一代綱常之極而聖人之訓大明於天下今讀先生之文而微其所學大要本之以愼獨出之以大居正洵乎聖人之眞傳矣不然豈能抗

萬乘之威據鼎鑊之上裂肢體湛十族灑然無以動其心哉此責獲無所較其勇仇季無以衡其烈也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黼扆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强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齊黃與鼂錯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眞人翔於薊北電埽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辯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疏闊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卽用矣而天方欲使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過哉我于是而知高皇帝之治化過漢

高遠矣漢高矜馬上之治簡忽詩書重功利輕志節故
休養二百餘年賢君屢作而風尚已成士寡廉恥王莽
以斗筲之姿異姓之爵一旦據成業以竊天位而赴難
之臣惟翟義守死不仕惟龔勝耳高皇帝崇儒重道横
經典學拔先生而老其才於蜀故一傳而文皇帝以嫡
胤尊屬靖我邦家非有改物改步之事而先生首倡大
義於天下一時貴戚大臣以至樵夫漁子不屈其志或
轘磔市朝之間或枯槁巖石之下者不可勝數孰非高
皇帝端其本先生正其教哉三代之英周孔之道如是
而已自列聖以來襃顯先生而遜志齋集漸行於世南
城張君令先生之鄉贈其祠宇慨焉景慕購善本於雲

問重梓其集以益顯先生之學昭示來哲嗟乎以文皇之威凡先生之支黨交屬鉤連駢戮以千百數而不能絕其裔孫方寸之紙數行之墨如同禁書而其遺集終炳然於後固知忠臣之必報而聖學之必傳也張君之所以維風而澤世者偉矣張君名紹謙令寧海有善政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季夏吉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重輯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淮南俞化鵬扶九號青嶽

天地開闢以來風會遷流渺無紀極大儒挺生其間所以持身立世亙千古而不敝者有二曰節義曰文章顧古來忠臣義士當時窮事起捐軀致命之秋浩然勃然誓不反顧英烈之槩誠足以光日月而薄風雷聞之者

亦相與悲其志而樂道其爲人及乎世遠風微且有沓然不足以動心者其平生志氣之磊落學術之醇正不有著作何由昭垂故夫節義之不墜又賴有文章耳獨是其所爲文章者代不數人人不一格大都遊之乎詩書之途養之乎仁義之原理明而氣昌閎中而肆外確乎有得於心而後卓乎有見於世豈猶雕章琢句剽掠附會之說哉前明正學方先生當文皇帝革命之時慷慨廷爭九死不悔煩冤慘毒天地爲昏弈世傳聞尙爲變色卻步而先生當日處之怡如此豈無所自得者能之乎嘗從諸選中讀先生遺文率皆深醇博大光明洞達之言始歎先生學有本原故能臨難不懼如此則益

思盡得先生之文讀之矣丙子春余謁選天官得浙東

章安之寧海其地環山匝海土瘠民貧莅事者號稱難

治但念此爲先生梓里其流風遺澤披拂人間得以悲

弔景仰則又心竊自喜下車之日謁先生於祠堂徘徊

瞻溯穆然深思詢其後人則先生之全集具在向之所

未見者得以縱觀而卒業焉顧是集刻於前朝壬午年

間爲時既久棃棗率皆剝落而闕文亦多余心憾之而

未有以易也今歲戊寅適有門人葉生大魁自郡來攜

得伊族祖文巖先生振發幽奇一冊復出先生裔孫潛

家藏善本剝落殘缺之處咸錄寫無遺則爲喜不自禁

退食之暇與桐鄉門人姚生弘源重爲輯訂付之剞工

而先生之文始稱全璧夫先生忠肝直節昭暴天壤其
傳世不以文章而況其中之稍稍殘缺於先生何損益
哉竊意吏於斯土而使一代大儒之述作有抱殘守缺
之憾是豈表揚先哲之志且何以揭示斯人使三復先
生之文章而益追慕先生之節義哉至若先生之文如
萬斛原泉隨地奔湧博綜經濟穿貫天人其中無所不
有而大旨一歸於明道韓歐程朱要非二人則世固久
有定論焉而余未敢贅也時
大清康熙歲在戊寅仲冬吉旦淮南後學俞化鵬撰
棻按此即依崇禎張本而略修之非重梓重刻也其
後蓟門趙子信聲浦令寧海又即此本添刻已名於

每卷之首亦稱重纂皆欲附名以傳耳至同治癸酉

署黃巖縣知縣吳縣孫憙始重刻於杭州是爲弟七

刻

又按崇禎本爲弟六刻康熙癸亥松江重修舊板有

會稽魯超序爲弟七刻同治乙丑新會盧朝安屬會

稽宗稷辰重加選錄凡文六卷分上下詩一卷又首

末二卷刻于濟州是爲弟八刻有朝安跋稷辰後序

則癸酉所刊爲弟九刻矣

重刻遜志齋集敘　吳縣孫憙歡伯

同治二年四月給事中王君憲成疏言明寧海方先生

學行請從祀孔子之庭　制曰可於是先生之志欲爲

顏閔者百世而可知先生之學比於程朱者易代而愈
顯越六年丁卯余奉檄宰寧邑式先生之里躬拜祠下
訪其後人得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又拾補外紀各一卷
蓋崇禎壬午盱眙張氏道谿刻也歲戊辰調署黃巖又
得淮南俞氏扶九刻本爰屬同縣盛君朝彥邑人王君
棻唐君賡同爲校勘出餘俸以授梓人工始於壬申二
月迄成於癸酉七月乃爲之書曰先生之文秀水朱氏
竹垞推爲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其談
理淵懿醕正雖湻熙諸儒不是過至其致命遂志大節
昭垂則諸先正論之尤詳更何容贅一辭顧或疑靖難
之師稍殊篡逆先生可一死曷不以智免其族人不知

春秋之義凡已成爲君者直書曰弒當先生衰絰相見
時成祖猶以周公自比得先生折之而綱常大義始昭
著於千古自來取義成仁之士識力既定則百折不回
絕無瞻顧使先生當日稍有冀免其族之心又安能成
就如此卓卓哉先生既歿一時好義諸公搆其遺文冒
厲禁而不顧而後之斤斤寶貴網羅考訂以永其傳者
又接踵於數百年之閒於以見人心之不泯而先生之
文遂與浩氣而常存也梓既竣因恭錄　高宗純皇帝
通鑑輯覽御批及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并從祀奏議
俞旨冠諸簡首仰見我　國家列聖相承於褒揚忠
烈崇奬先儒誠度越前古而後之人讀先生之文者庶

可無悲先生之遇已時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在昭陽作噩仲秋前知寧海縣事

吳縣孫熹謹識於蒼谿署齋

書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校勘記後　吳縣盛朝彥

同縣孫懽伯大令既調黃巖之明年即寓書郵致方正學遜志齋集命校付梓翻擷全帙爲卷二十六爲字五十萬工繁費重深慮剞劂資難繼中輟可惜爰致書懽伯量度始終而復書毅然以必成爲期更從藏書家借得明季江南刻本寄予乃自壬申春始工癸酉秋蕆事朝彥既預讎校之役而黃巖孝廉王君棻唐君廣復加覆勘因即原本江南本異同處作校勘記一卷附刊於後

然亦不敢謂無遺憾也載攷是集肇於天順癸未距先生畢命時已閱六十寒暑學諭臨海趙洪始得散落詩文三百餘首梓於蜀中爲蜀本趙自有序又二十年成化庚子太平謝文肅公鐸黃巖黃文毅公孔昭徧輯四方得文千二百首釐爲三十卷又拾遺十卷寧海郭紳梓於邑爲邑本黃謝二公皆有序又四十年正德庚辰吾郡顧侍書璘爲台守刪定其文爲二十二卷詩二卷重梓於郡齋是爲郡本有顧自序嘉靖辛酉兵道南昌唐堯臣提學范惟一郡守王可大復據前刻本參酌考訂重付手民有范惟一序徐階序范王亦皆吳人也萬厤壬子中丞嘉善丁賓鴻臚歸安錢士完諭德餘姚孫

如游復梓於江南是爲江南本有孫如游序崇禎辛巳盱眙張紹謙令寧海又加纂刻且益之以年譜有倪文正劉念臺陳臥子三先生序蓋至是已六易版矣 國朝康熙戊寅淮南俞化鵬爲寧海令復取張纂本即其裔孫家藏本補綴闕佚重訂開雕俞亦自有序茲刻實依此爲原本而參以江南本其闕佚之無可補者一仍其舊惟伯曾宰寧海且嘗梓杜清獻公集矣而今復有是役誠足媲美前賢良有司留心文獻即此以覘政治可知已惟是先生慘忠奇節千古無倫遺集之存不絕如線在當時好義諸公冒重禁私錄祕藏已爲難能其後黨禁漸弛而謀梓其集者不啻如飢渴之思飲食有

明一代至六新其版吁可謂盛矣我　聖祖仁皇帝旣
賜額褒忠煌煌　天語照耀寰區　今上御宇之二年
特允禮臣所請得從祀文廟位曹月川先生上其所以
表揚之者昭如日月從此俎豆馨香永於無旣而是集
與先生剛大之氣雖歷萬世而不磨矣嗚呼先生有知
定亦含笑九原也同治昭陽作噩相月哉生明吳縣盛
朝彥謹識於武林寓齋

方正學先生外紀小引　附　上元姚履旋

嗚呼先生纘聖賢之緒扶綱常之大肩任詎不重哉於
文章求之進而得其節義於節義求之弘而顯其道德
盎體備性靈淵邃自韞賑分派衍莫窺其涯際矣至於

染翰摛詞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毫端夫何所不有然而黜華存質是能為長卿而能不為長卿者也若乃臨難申忠如歸赴義此豈蹈烈士之忿矜矯激以雄逞者仁不求生識丞定耳總之諧於大道則夠達語默生死之際先生豈有意焉其於以振俗維風不將終始天地者乎所傳遜志齋集序者為說已詳集中皆先生之自為言也因別摭夫言先生者以為外紀自附錄而推廣之由表揚以泛祠典分為十則後有續者當再紀之萬厯壬子冬白下後學姚履旋紀事

方正學先生年譜小序　附

盱眙張紹謙道益

嗟乎此先生之年譜也先生齒閱四十六年仕歷二十

年其初應辟至京太祖目爲莊士知先生者一嗣被誣就逮竟赦勿問知先生者二繼復召至擢任漢中知先生者三蜀王表請教授就藩知先生者四賓天遺命郎拜館職知先生者五至兩典京試俱在太祖之時知遇之隆可稱卓絕夫用之而相得益驩魚水之投固有其理乃未嘗用之而勤加眷顧龍雲之感曠古所無先生郎以十族報之誰謂其爲忠之過也哉嗟乎先生之譜天下人知之也海滋山陬亦知傳誦而况其鄉之人乎凡有職守皆思尊尚而况其邑之吏乎盧文言今之振奇人也詮次成書復爲之較正傳訛以授諸梓余覽至衰絰慟哀投筆擲地一死如歸百折不旼未嘗不掩卷

流涕追慕我太祖養士之報于三十年間應如桴鼓之捷天地所以不毁社稷之所以長存者獨賴此綫城一片石耳迄今二百餘年矣姑無論往事即如今日敵寇披猖勘定無人聖天子授鉞專閫親餞賦詩可謂隆矣大司農多方搜括以佐軍需不惜朘盡東南脂膏竭盡有司筋骨而前後身在行間者拱手以封疆委賊究其結局不過一仰藥投繯而已此與全軀保妻子者不能以寸求其爲睢陽常山者幾何人也嗟乎高皇帝養士三十年而遂食靖難諸君子之報至今養士三百年豈竟不收一人之用徒令人益掩卷流涕思先生而不能已已也何者亦如先生痛哭而思青田先生也崇禎辛

巳仲夏知寧海縣事盱江後學張紹謙謹題

正學先生小像跋 附 俞本有孫本無

茲集舊刻先生小像板經屢易漸失其眞康熙戊寅滙南青嶽俞邑侯暨桐鄉姚君星濤同里葉君斗函校補全集苟先賢遺像漶漫無稽亦表章者之憾也爰從方氏家廟所奉眞像敬摹而校梓之雖不合畫法而神氣鬚眉務求逼肖俾百世下讀先生之文思親炙而無由者展卷如相晤對未始非訂正之一助也若先生之亙古爲昭垂天壤而不敝且不因其文而又豈以其像哉

黃巖晚學蔡元鎔謹識

桼按蔡元鎔字季廸號陶山康熙中貢考授教習工

詩及畫此像葢元鎔所摹也像旁有蔡印元鎔及陶山二印然與嘉靖郡本小像鬚眉冠服全不相同未知孰眞孰贋攷古之士幸細辯之光緒辛卯季冬旁死魄

台學統卷三十二